

##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与哲学创新的可能空间

中国与西方之间在文化上，特别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差异，这早已被人对于当今中国哲学创新，特别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意味着什么，似乎：陋，冒昧提出拙见，以期引起学界对此一重大问题的关注。

## 一

对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外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了。这些研究虽然表述各相似。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作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题，那就是这些研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实质性差异转换为某种：上消解了由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思想张力。

转换方式之一是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归结为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归：代表。王先生是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作过系统研究的几位学者之一，他把中西思维：和“概念思维”，并对这一术语作了多层面的规定，因而对于深化这一问题的：又认为，“从思维发展的历程看，‘象思维’乃是人类（包括个体和类）最先出：思维方式是从‘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一直以‘象思维’为依托……可见：于人类，‘象思维’都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象思维”：思维方式，而成了一种普遍地存在于人类思维之中属于思维的初级阶段的东西了。：郝大维和安乐哲，其“第一问题框架”与“第二问题框架”的对比，似乎也隐约：西差异转换为古今差异的意味。但如果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一种古今的差异：思维”，问题客观上已被消解。既然西方人已经从“象思维”或“第一问题框架”：“第二问题框架”，那么，中国人迟早也会经历这一过程。

还有一种类似的转换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从本质与现象对比的角度去理解中：刘长林先生的研究颇有代表性。他从中西科学对比的角度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的研究，把中西思维方式分别规定为“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但他又进而：为所关注事物层面的不同，认为“抽象思维”是“到现象背后去找本质和规律…：发，研究不同种类的‘体’的结构、形态、性质及其运动规律”，是所谓的“体：”“通过‘象’层面对系统的认识，是以时间和整体为本位；其对系统构成的了解：度获取的”，是所谓的“象科学”。但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正是西方传统思维方：思维方式，恐怕很难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找到一个独立的立足点。因此，尽管刘：层面对于本质或“体”层面的优越性，但只要承认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就不得不：的优越性。事实上，在西方科学中，常有先对现象进行唯象的描述，而后再探讨：式。如此一来，所谓“象科学”岂不成了高级的“体科学”之预备阶段了。显然：中西思维方式之差异，最后也可能导致将之转换成为一个古今差异从而取消这一：”“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中国“不但没有本体论，并且还：有按本质与现象来规定中西思维方式之嫌。

很清楚，如果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被归结为古今差异或变相的古今差异，那：消解了。

## 二

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不能用古今差异或变相的古今差异来取消的，因为：

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就是，中西方特有的思维方式都是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至300年形成的，二者的形成时间十分相近，其后二者又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因而是的。当然，如何描述、把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需要在前人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着实质性差异。而承认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范畴或概念，无非就是对于蕴含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带来的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张力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哲学发展和创新的一个可能空间。因此，人们必须承认并把握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思维方式层面看问题，一种文化对于外来观念的吸纳，实质上就是将一种或“移植”在另一种思维方式之中。在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异质性的、非系统的，这种吸纳通常不会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但在社会处于大变革要，从而导致非偶然的、系统性地对于异质性文化中观念的吸纳之时，这种吸纳思维方式的改变了。这是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是一定思维方式的产物，从而也就式中才能得到恰当的把握，所以，这种系统性的吸纳便不可避免地会牵引着思维新观念而导致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就为作为思维方式之反思性把握的哲学的创新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就正是这一精华的源泉。神，就必须通过对于这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反思而深刻地把握住思维方式的变化。

但是哲学并不能通过直观的反映而把握住思维方式的变化，而是必须将之概可能把握住这种变化。而这就必须面对由于思维方式的变化所造成的现今中国文间的张力。这是因为，外来观念的系统吸纳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并非是整的。一方面，世世代代积淀起来的思维方式对于任何大幅度的改变都会有强烈的的变革对于新观念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因而对于外来观念的吸纳从而对于既有。的。这也就是说，思维方式的全盘西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这样方式与既有的传统思维之间便存在着一种张力，即原先外在的两种思维方式之间思维方式内部的差异和张力。这种思维方式中内在差异和张力的存在必然会带来予以整合，以消除或至少减弱差异与张力，形成一种具有和谐性的新的思维方式式差异的创新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固然从根本上说要通过整个民族在力，但哲学家自觉的系统性的概念化整合却也能够推动和加速这一过程，从而有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哲学的重大创造固然在一些情况下是在一个思维方式这种情况大多是在各民族独立发展的人类历史早期发生的现象。而自进入文明时甚至碰撞，就成为一种常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创造就更多地是在不同的差异所造成的张力的牵引下而进行的。例如，基督教思想就是形成于希伯来文中国的宋明新儒学则是以本土的儒学思想吸纳佛教思想而实现思想创新的范例。界历史的转变，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与冲突就更是不可避免，从而将文化冲撞中所接地摆在了每一个后发展民族面前。这既造成了既有文化的危机，但同时也给文供了机遇。关键是看人们能否自觉地抓住这种机遇，将创造的可能变成现实。

### 三

这种根源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映射”或“移植”，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义。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各种哲学流派中，惟有马克思主义最为明确地把自中国化，而所谓中国化，就是直面中西文化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自觉地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亦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将产生于西方的一种理论“映射”或“移植”到中国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取得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巨大创新的前提。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近百年以来，这种客观上基于两种思维方式差异的在进行。从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多重大成果。这些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了其在